栗谷全書 十二

書

共三十七

へ16
2426
12

#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二

## 書 四


答鄭季涵 澈

答鄭季涵

答鄭季涵

別紙

答鄭季涵

與鄭季涵

與鄭季涵

答鄭季涵別紙

答鄭季涵




2426
37-72

答鄭季涵
答鄭季涵
答鄭季涵
與李景魯 (希參)
與李夢應 (濟臣)
與李夢應
答李夢應
答崔彥明 (滉)
答崔彥明
答沈文叔 (禮謙)
代肅川府使上平安兵使金秀文



答安應休 (天瑞)
答安應休
與崔時中 (雲遇)
答崔時中
與朴舜卿 (汝龍) 金子張 (振綱)
與精舍諸生
答李潑
答李潑
答或人
與或人

#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二

## 書 四

答鄭季涵 澈○戊辰

示喩懇懇深荷厚賜僕退計已決卽日可引去而一家人事有不能撥置者遷延度日直至五月間當向東耳此計思之已熟若進銳退速則無以爲人矣侍從臺諫皆不可居而臺諫尤重決不可一日處也明日將經後當以任便自恣徑陞五品之事引嫌而退若以公論 命出仕則只出官之明日卽呈病爲計館官只以進講爲事比之臺諫似緩勢若不可免則未退之前不必強辭也退去之際欲上疏極陳學問

如當作與

空疎不可從仕祖母無依情當歸養之意期於　允
兪爲計珥若有誠必回　天聽矣杜門求志豈可以
歲月期耶若如此則欲速不達矣學者只據目前爲
其所當爲者而已後日之事不可逆料亦不能預知
也珥之下人盡散欲伻求回報而不可得矣煩遣人
更示何如謹復

答鄭季涵 辛未

正朝秋夕是兼朔望故曾以朔望例設饌矣寒食端
午則只設果餠諸湯而不設飯羹無妨蓋致隆於墓
祭故也朝夕上食儀說者之云亦有理但恐如家禮
上食儀有異難於創制耳前行之儀則倣家禮而只

節上當有兄

增其拜耳朔望祭不可倣虞祭依朝夕上食儀而加
以降神等儀故與參禮相似耳此何妨節祀者四名
日之外又有俗節者乎愚意如此之類隨時薦以時
物不必設飯羹也練服之說前已面論矣珥則守初
見而不改未審哀意何如家禮此段不備何必以此
爲拘乎哀說得之矣

答鄭季涵

方欲伻人問安未及之際先承哀札感感但審哀證
祭後益甚仰慮曷喩十分愼重區區之望也珥頃得
寒疾今雖差歇倘畏風不出氣弱如此可歎哀示丁
亥事鄙意恐無輕重若不卜日則常用先遇之日矣

祫祭事此間無禮書可考但以愚見窺測先賢之意則廢祭三年且有祧遷安得不一舉盛祭乎雖無祧遷之事行之亦可但若行于禫祭後翌日則所重在於新主非慎重乎尊祖考之意也別用禮後丁日爲宜其間日子雖遠無妨南君之論不無所見但人君之祫悉合廢廟主而祭之而此則只祭廟中之主其實不同寧有僭上之嫌乎人子喪中不能祭祖考者三年雖拘於禮豈無追遠哀慕之情乎喪畢別卜日遍祭廟中之主求之情禮必無所失豈以其名偶同而輒疑以僭禮乎愚見如是伏惟哀照

別紙

吉祭之後乃復平日之所爲者是古禮朱子家禮已不能遵用矣蓋二十七月之禮已過聖人之中制則安可延喪制更俟禫後逾月吉祭乎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非之夫子曰逾月其善也夫逾月尚可歌則況吉服乎珥意禫後之參及他禮自當如平日不必更俟吉祭也若以爲寧違朱子必復古禮則又非愚見之所及矣

古之禫祭在二十五月故可俟逾月吉祭今之禫祭在二十七月違古制故不可俟吉祭商量何如

答鄭季涵

謹承哀伻仰感仰感哀詢之禮珥於禮意無所見只

考古文而已家禮祔廟錫註固爲宛轉得禮之意但此爲昭穆迭遷而發也今者尊先考已正位次新主直祔而已無迭遷之事有何所据而權安東壁乎鄙見不過如此哀商量以處何如

副學之說以權安東壁爲甚無据所論終始如此此亦不爲無見矣

與鄭季涵 壬申

謹問哀候何如仰慮仰慮珥昇疾入城耳珥證不過脾胃傷敗致然若調養脾胃必得速痊昨者因浩原謹悉哀證危重倘以祥日爲期無意從權云不意哀侍太執至此也從權只是服藥之例病中服藥寧可有所等待耶若至於不可救則雖欲從權噬臍無及可救與不救之幾間不容髮何不商量預處耶揆之情禮皆爲失中深爲哀侍憾恨也昔者明道之女喪中致毀臨沒乃恨曰吾死無憾但以不勝喪爲恨耳婦人之見亦甚明瑩而猶不免不孝者亦必有所等待而終至於不可救也可不懼且戒哉伏望善處幸甚幸甚若哀侍已能從權則珥言妄發也幷伏惟照示病中氣困不能一一哀詢事隨後錄稟爲計

與鄭季涵

謹問哀證即今何如每見朋友莫不以哀疾危重 缺 憂倘無從權之意不勝悶慮珥病無他所傷只是傷

於素食故從權之後漸不如初病根似不深遠也蓋珥與哀侍受氣不同珥則稟得素弱暫有所傷輒至成疾惟其易發故亦得易瘳哀侍稟氣之剛倍蓰於珥非至大傷則必無形現之證譬如反速禍小反遲禍大也今哀侍危證已發而尙以祥日爲期膠常而不知變反復思之未喩其旨更爲示破何如病不能趨進面議尤可悶也哀詢事敢陳鄙見病中不能精思想多乖舛更敎伏望銀帶紗帽近當還上

答鄭季涵別紙

卜禫之告當依家禮

祫祭當於禫後預告

婦人封爵據國法則當從實職但有古例則或可從也在哀量處

改題時當盡洗前面改粉不然則斑駁不精

用牲若依禮用羊豬則當於禫用一牲又於祫別具一牲若用家鹿則只是從俗雖分肩支先臟亦無妨

答鄭季涵

別來歲換思之杳然日佇嗣音忽承情札蘇感可言第審脹證未殄仰慮罔喩居閒善調應必有喜珥病旣不歇官興又索此生可笑從前鄙見不合雅旨固難苟同但兄我之間當盡言相正而略無諱語不能無憾及見兄遺他友書備盡曲折使珥得聞此是不

屑之教承厚意深矣不欲分疎而終難緘默試陳首
末幸垂察焉某也之爲人固是輕淺但論議忼慨遇
事剛果當初豈徒珥以爲可人哉兄亦不相棄矣自
去春夏以來兄之所見頓異於前深以爲可憂之人
珥初未之信聞兄言旣熟漸有疑焉及請推左相出
重晦之後珥疑轉深且見厥朋儕翕翕相吹嘘因致
有勢焰珥意若不少摧其鋒將有後弊且沈金之名
角立日久若只出金也則年少士類必以首謀歸之
於沈將有朋黨之慮故爲兩出之計通于右台厥後
又恐顯白 經席反致紛紜欲使兩人自處之其計
不過只摧其鋒消融鎭定而已此意未及更通右台

而適諫院 啓遞吏曹右台反疑沈勢偏重遽達于
經席及金拜富寧之後彼年少輩固皆喪膽公心中
立者亦憂其過重而平日與金不相得者羣起而稱
快議論囂然不息珥意某也病重若使僵死塞上則
反使士類不安故 啓移內地事之終始不過如此
而已非搖漾不定乍捨乍取也且此人兄則以爲無
狀小人必至敗亂國家斬伐士林珥則以爲好名之
人也若公論相與則因而得勢能行其志矣若公論
不許則必不求旁歧曲逕而強入也若柄用則誤事
而爲他人所使則其才亦可取也今者殺其勢則可
也若嫉之太深治之太急則必致士類之不安鄙見

如此故終不能受高誨珥之不能使兄爲我亦猶兄之不能使珥爲兄也且置此事徐窮他理亦未爲不可方今某也失勢不足深憂兄每以後日之禍爲慮此則不然若使彼之爲人一如兄言毫髮不爽後日復得要路睚眥必報斬刈士林則兄以先見之明含笑入地無少愧怍其死也榮矣珥則護姦惡名百世不湔偸生爲辱矣後患在珥不在於兄兄何戚戚焉彼人全盛時儕輩畏之猶恐一言之泄輒取大禍而出外之後又欲如縛虎不揣輕重只欲深攻又將延及比伍使人心洶洶而皆借兄爲重珥恐若此不已則僨事之責在兄而不在珥也兄若未忘斯世則當力疾上來相時度宜安定士林可也若遯世無悶則當相忘江湖讀書窮理存心養性力於爲學可也何必日積憤懟不平之氣輕信道聽之說致疑於不當疑之地耶此由兄之朋友捃摭聽聞不論虛實悉相告報使靜中心氣不和可恨春間無埽墳之計耶珥若向首陽則消息亦難相接悠悠此懷何時可瀉伏惟下照

答鄭季涵 丙子

南北杳然消息稀闊未審聞況卽今何如曾聞脹證尙未快差憫慮深切前在海陽得承垂札詞旨諄複感嘆追極珥旣無當世之望兄亦迄無還朝之意同

異之見當置勿論但兄我之間有未相悉非故人相親之道玆復一談兄之疑我固是也但珥初未知金某爲何如人不過因兄言而有省兄則指爲大姦而珥則疑之而已推兄言而觀察則形迹多有可疑而實未能的見也方其氣燄之盛也珥果施摧鋒之計及乎一摧之後平日不快者全起深攻而士類之與金相厚者相顧沮喪皆有退縮之意一金不足惜而士林不可不慰故珥欲調劑得中以安士類此所以前後有異也使金勢盛將至作弊則珥當獨 啓而斥之使金得罪過重使士林不平則珥亦獨 啓而救之抑其勢而扶其危事理當然也兄則斷以小人愛惜金某者皆指爲彼輩雖平日相許者無不疑之一切揮斥殊不知惜金者未必皆邪斥金者未必皆正只在心之公私如何耳且珥所謂只欲深攻延及比伍云云者時輩非金過重者借兄爲主故云云也非謂兄便如此也更尋其語意何如至如景進之事珥非爲金某而毁故人也自 上斥朴以圖免明川珥憫其冤故 啓曰朴某之拜明川也朴非邊將才自下論其不合固宜但出於 特命自下達意而止則可也兩司累日論執此則未穩但自 上疑其圖免此則臣意以爲不然朴某稍解義理豈至於圖免而求乎若金之才非不合於邊郡而病則反甚於朴

矣無病則雖拜富寧何傷珥主意實明不圖兒其他
語只是措辭耳史官記事失實以至傳播失珥之意
殊可怪也若無　上敎則珥何故舉朴事乎病之輕
重珥意論其元氣則金強而朴弱若論一時之病則
金重而朴輕珥與金去年作同官見其流汗如漿恒
有浮氣珥意置之沙塞則必死無疑也兄乃輕其病
無乃不知耶抑出於惡之欲其死耶兄之朋友固珥
之朋友但朋友之道當相責以善不見聽然後乃止
也今則在京之朋友皆無規誨而千里飛書遠訴於
兄所訴亦未盡實未知是何朋友乎朋友相率而疑
珥固可怪懼但亦有不相疑者倘多則不可謂盡相

疑也含笑入地護姦惡名云云者珥說出於不得已
也觀近日士大夫平時談道說義自謂有立而及臨
利害禍福則駭目怵心失其常度兄亦不能無心於
禍福至以爲後日之禍由珥而作故珥亦云云也爲
士者當辨是非而已禍福何足道哉珥說欲吾兄不
動於禍福此亦朋友切磋之道非欲各守所見而已
也大抵金某好名而喜勢一世善士相交殆盡觀其
舉措只欲保持善名兼固勢位而已非若無狀小人
蕩然無防只貪利祿也珥於　經席詳　啓沈金相
失之由且曰因見一事之失輒欲永廢前程則固過
矣若見人非己而輒欲報復則尤爲非矣沈金豈至

於此乎金也令則欲爲善且欲爲國事云只以入言
不靖大臣爲鎭定故　啓以兩出臣意亦以爲然耳
所　啓知此而流傳失眞以爲極陳其賢云論沈金
相失自是主論金過何謂極陳其賢耶果以爲賢則
當請留京何故請補外乎且兄旣以金爲小人而又
不欲深治何耶果是無狀小人則放流之未爲不可
何故不深治乎前日左相之推重晦之出後日細聞
則未必是金手段也珥亦未免竊鈇之疑故前日爲
兄云云也近年以來士論出一庶幾無事而一朝生
自中之亂此則金之咎也金旣出外可以帖然無事
而又復紛紜造語觸事相疑終不寧靖則斥金者之
過也斥金者皆引兄爲證可歎人之所見非過則不
及柰知之何若無主東主西之說則士論定矣珥則
欲破東西而一之力未能也使珥若主東或主西則
豈至於兩邊皆不快乎呵呵兄試以珥書徐察而究
之珥果私黨於金乎抑公願士林無事乎爲一身謀
乎爲國家計乎如有餘疑毋憚更咨也兄欲不言而
全舊義此則未然二十年相知一朝相疑而又復相
緘不盡所蘊則謂之全舊情尙不可況可謂之全舊
義乎時氣方熱伏惟保嗇萬安珥守拙田園凡百粗
保矣

答鄭季涵　壬午

連承手字感慰千萬令履珍勝幸甚珥眩疾彌留纏繹吏部又忝刑官悶不可喩示事權遇之獄雖不快何至以此輕爲去就乎方講求救民之策似難中止若條陳民瘼而自 上泛然不肯嘉納則方可去矣竊觀天時人事恐無進步之望然父母之病雖革豈有不用藥之理第盡吾誠而已

## 答鄭季涵

連二度謹承手札感慰深仰令胤之證深可憂慮謹當力救矣守令事深愧深愧珥苦不知人只資訪問而雖賢者亦多誤薦奈如之何安得如尊兄者同在銓曹得免聾瞽之病耶 啓草覽後還上訓導之任曾爲人所賤今則大改前轍雖自重之士亦須赴任以承朝廷擇差之意可也願兄敦勸也

汝式昨昨喪小室深可憐悼李嶸今十八日以痘瘡化去失一奇才慟悼罔喩

## 與李景魯 希參

久絶音信無乃已折桂枝耶戀想可言珥保閒江閣別無疾恙㞐荷軸念來月之初欲向首陽其前幸可枉話否鷄溪聞已上來必被引見所 啓之言幸細聞錄示何如流芳遺臭決于一言爲親舊者憂念爲如何哉

## 與李夢應 濟臣○癸未

春寒伏惟令履安穩否戀仰戀仰邊報甚急而如珥腐儒主兵未能出策可歎流聞道路之言則令威太嚴將士知畏而不知愛云信然否主將得士之歡心然後可得其力願令公威行而濟之以寬仁也京兵調發事勢極難願令鈔道內襍色軍應敵也

與李夢應

小醜匪茹至勤 宵旰痛憤可言徵兵不至最是深憂民散久矣勢固然矣可歎可歎幸賴 廟社默佑諸將力戰焚蕩巢穴使之窮蹙令功亦不淺矣城中流言耳不忍聞自 上亦不能不動初雖 命拿旋卽深悔令公可安心上來矣弓弦當考多少而處之武庫所藏甚不優云耳以腐儒適主兵柄値此孔棘欲辭不得只自包羞而已餘奉晤不遠不多及

答李夢應

連承令示感慰深仰近日捷音疊至將士論功而主將拿來輕重不倫深可歎惋耳以臨戰易將爲不可雖力爭而人言沸騰萬口一談牢不可破奈如之何天心旋悟終必無事願安心上來也前書所謂不可徒尙嚴威者乃言待將士之道耳若此叛胡寧可緩討廟算亦以令計爲得矣季涵是書生金節度太老於事故其言如此令人不快矣彼若不捕首惡來降則雖欲懷綏其可得乎伏惟好來千萬至祝

答崔彦明 俔○丁丑

臣民無福　王大妃上昇遐邇同悲罔極罔極謹承下札以審冲裕感慰感慰弟僅保且下示事珥意有不然者珥是文憲外孫豈不爲文憲地哉第以士論皆以爲文憲之敎誨只是科業而且製佛寺碑文只讚功德無少譏貶如此之人當祀以鄕賢不可全享書院之奉人意如此故入院者多懷未滿之意多不謁廟至有就廟不拜而揖者良由尊之太過故侮慢反生焉爲後裔者心誠未安今若別立孔廟爲正位而移祠其側祀以鄕賢則非徒多士興起而於文憲公大有榮幸無異於配享矣以弟所見反覆思之未見其未安也更思之如何

答崔彦明

前日哀遽之中上答書未悉所懷方欲更稟而無便今者竊承來示反覆丁寧良感不鄙之惠但兩間之意終未融釋者緣尊兄不知此間擧事本意故也移祠之計非以文憲爲不可專享一院也弟今衰病於當世無所爲欲於書院作山長敎誨士子以送餘年而書院專祀文憲於表準多士已爲不足而鄕校則有孔廟而訓導乃微官也今弟階忝堂上而乃爲文憲書院山長則高下倒置決不可行矣別擇他處建書院立孔廟則豈不尤好乎但今院宇之制廩士之

具莫備於文憲書院今建孔廟而院宇之制庳士之具若下於文憲書院則大妨事體欲勝於文憲書院則何所辨出乎一州之力有所不給故於一書院尙有煩弊之議況可容二書院乎夫所謂奪之黜之云者道不同而相抗之謂也文憲雖於道德無聞若其推尊孔子則豈翅子之於父乎父臨子室而謂之奪可乎子避父位而謂之黜可乎今以祀孔子疑聖靈不安則以蒯聵入衛之情窺聖意也以移祠爲文憲之辱則以輒拒蒯聵之情窺文憲也天下安有如此粗俗之見乎大凡學宮尊祀只觀義理如何無嫌於改正故古之文廟祀周公爲正位自唐以後出周公而祀孔子爲正位厥後萬世因之先賢之論未聞以唐爲失禮也夫以周公避孔子則君避臣也而不爲辱以孔子代周公則臣代君也而不爲僭只是義理之當然故不可以常情測度也況以文憲而避孔子有何絀辱乎聖靈有何未安乎尊兄又以爲文憲不可與孔子同享一院此則未然文憲之學只是不堪爲多士標的耳要其歸則聖人之徒也若與孔子同享一殿則果有所未安矣別爲祠宇祀以鄕賢則十分無愧矣何不可之有且前所謂侮慢云云者非出於無識之輩也若其揖廟者則固不足道矣其餘有識者皆懷未滿之意至如弟者乃文憲裔孫而亦不

敢庇護先靈則況其他乎其論亦不至悖義理不
可槩視以無識揮斥之也今若祀以鄉賢則事得其
宜士心帖然矣豈有他議哉星州書院初祀李兆年
士子以兆年畫像手執數珠疑其奉佛稟于退溪先
生務兆年之祠祀以鄉賢而以程朱爲正位未聞士
論以兆年與程朱同院爲不可也況文憲一生尊奉
孔子今得同院有何不可乎大抵此事非弟欲爲山
長敎誨則豈必如此致紛紜之議乎一院之享非其
人者固多矣中國尙有祀蘇東坡者文憲豈不勝於
東坡乎只緣欲聚多士作些少功夫不得不爾今祀
孔子爲正位則多士得標的而興起祀文憲以鄉賢



則先靈安薦享而無愧兩得其宜矣今若仍舊則弟
不能爲山長而書院所聚者只爲文字之學耳於事
何益乎且聞尊兄欲與同姓子孫上疏爭辨其果然
乎殊可驚歎此事本不可自擅當稟于朝廷事之成
否未可知也尊兄何遽戚戚乎此事當一任公論不
可以祖孫私情爭辨也周公之出文廟也未聞周公
子孫上疏爭辨也勿生此計幸甚恐被人言也從愚
弟之所見則文憲於孔子同作一家之人兩全無害
其意似抑而實揚其事似貶而實尊從尊兄之所見
則文憲與聖靈分邊作敵拒戰於冥冥之中非徒侵
犯聖靈亦爲不知文憲也其爲未安何可勝言以此

深思則庶見義理之當然矣人之所見難以強同當觀義理之如何勿以先定之見爲主然後忠言得入而理趣漸明矣弟亦不敢必以爲自是也若高見猶未合則因便更示幸甚

答沈文叔 禮謙○癸酉

戀想之劇忽承下書以審撫字淸迪慰慰交至示以學不進可謂勉勉矣殊可歎服但爲學在於日用居官盡職事此亦學也何有二岐之患乎若必捨仕而求學則恐其偏也珥近日求卜築之所目熱行山水間氣似不平可笑

代肅川府使上平安兵使金秀文 府使卽先生婦翁盧公慶麟○丙寅

頃者官軍輕敵以致挫威憤不可釋賊不可縱廟堂密算莫窺端倪而關西一路則遥兵調糧皆以爲出師之期非朝則夕矣某以書生素無知識但於此路往來頗熟耳聞心想抑有一得伏冀閤下俯採焉某聞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玆出師恐非時勢何以言之戎狄如野獸不恒厥居旣與我 國有釁則包裹扶攜深入避兵其理明矣我軍雖入不見影響則徒勞動衆此非時勢者一也彼若自知生釁合衆整兵據險設伏以待我軍則我以不敎之民冒天設之險主客之勢旣異勇怯之形自別

能保其必勝乎此非時勢者二也北土早寒山路阻雪人馬難通而胡性耐寒弓勁馬肥我軍抱凍不能奮勇此非時勢者三也某意以爲無已則必待明年春夏之交付種既畢乃可出師夫如是則彼虜既弱我　國而又無問罪之擧必慢不設備肆然耕種矣我軍出其不意蹂踐田疇盪覆巢穴此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也且時非苦寒士馬舒氣木葉未敷探望亦易揆之時勢甚爲得宜但議者必以經春之糧爲辭此固然矣目今民間有田不收租稅之外已無儲粟雖秋亦春也若明春則方以常平救民之時矣贏糧難易與今何異哉抑某聞先聲而後實以威敵人者兵家之正也有先聲而不出兵以怠敵人者兵家之奇也今者祕密之封纔出　北闕而出塞之聲已播西塞欲密不得而既有先聲矣彼虜之衆雖寡於我而地險性狡豈可以威聲恐喝使爲之備哉莫如將計就計欲發未發使彼弛備而始議征討也彼諜者之言雖不可盡信而來寇之計則或有之矣我既示弱潛爲之備待彼來寇乘機邀擊亦兵家誘致之策也與其冒險而以客待主曷若憑城而以主待客乎且選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兵多而不精召敗之道也今以弊邑觀之調發瘢殘必欲充額星火相催逋逃繼踵想今民間已似石壕邨矣裒聚試才且閱軍

器則控弦甚鮮鋤棘爲兵似此軍卒可以衝突朔方乎念之寒心與其驅市人而致敗莫如精選壯者之爲愈也曾聞西海坪有路緣江騎不得周旋人不得竝立云雖有武夫千羣豈可竝進乎伏惟閤下老於韜略被　上委任決勝帷幄雖在廊廟而專制閫外實在閤下今日之擧當出萬全伏望深明時勢簡鍊精卒蓄銳待機以伸國威不勝幸甚竊思聾瞽之愚妄越分言事無任汗慄之至

答安應休 天瑞

精微之理吾友發之太早不切於日用當勸吾友以下學以待漸有所見而今已開端不得不說破也理



有體用固也一本之理理之體也萬殊之理理之用也理何以有萬殊乎氣之不齊故乘氣流行乃有萬殊也理何以流行乎氣之流行也理乘其機故也故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理本無爲而乘氣流行變化萬端雖流行變化而其無爲之體則固自若也此等處不可草草理會也吾友見此理之乘氣流行變化不一而乃以理爲有動有爲此所以不知理氣也朱子所謂天道流行者指理之乘氣者也又何疑哉故張子曰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非道也理之乘氣化者謂之道故有道之名也天命之性理之在人者也人非氣耶率性之道理之

在事物者也事物非氣耶達道之道理之在情者也情非氣耶是故情非和也情之德乃和也情之德乃理之在情者也若以情爲和則將放情縱欲無所不至矣其可乎人之喜怒哀樂猶天之春夏秋冬也春夏秋冬乃氣之流行也所以行是氣者乃理也喜怒哀樂亦氣之發動也所以乘是氣機者乃理也大抵有形有爲而有動有靜者氣也無形無爲而在動在靜者理也理雖無形無爲而氣非理則無所本故曰無形無爲而爲有形有爲之主者理也有形有爲而爲無形無爲之器者氣也是故性理也心氣也情是心之動也先賢於心性有合而言之者孟子曰仁人心是也有分而言之者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是也析之得其義合之得其旨然後知理氣矣情字命名之意從性從肉是血氣行理之名也今以先儒之說證之朱子曰愛是情愛之理是仁今君以情爲理則是以愛爲理也愛若是理則又豈有理之理乎其不可一也朱子常以人情天理竝言者非一今君以情爲理則是朱子以兩理竝言也其不可二也程子曰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今君以情爲理則理亦有熾而害性者乎其不可三也且君既云情有善惡矣而猶以爲理則理亦有善理惡理乎其不可四也先賢多就情上論天理以情之善者爲天理之流行者有

見乎此而偏執之故不問是非而惟先入爲主殊不知此非以情爲天理也謂天理流行於情上耳夫理必寓氣氣必載理未發也理在於心而其名爲性已發也理在於情而其名爲道若夫情之不循理者只是私欲而違達道者也如此立言則可以顚撲不破矣

答安應休

情是心之動也氣機動而爲情乘其機者乃理也是故理在於情非情便是理也性發爲情其初無有不善云者是單擧善情一邊耳非通論善惡之情也四端即明德之發名目豈異哉合心性而摠名曰明德指其情之發處曰四端耳善情是循天理者也於情上見天理之流行非謂情是天理也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陽氣發處乃情也陽氣發處是芽也今高論以桃仁爲仁以芽爲仁之發而不知生理之妙在芽而非芽爲生理則是昧乎理氣之分也朱子所謂溫和慈愛底道理者即所謂愛之理也底字之字同一語意何有不同乎大抵性即理也理無不善但理不能獨立必寓於氣然後爲性氣有淸濁粹駁之不齊是故以其本然而言則性善而情亦善以其兼氣而言則性且有善惡情豈無善惡乎若曰情無不善則是指聖人而言也非通論天下之情也

性雖有善惡而當其未發之際幾微不動四德渾然氣未用事故中庸謂之中中者大本也及其既動其氣清明惟理是從則乃中節之情而是達道也豈有纖毫之疵累乎惟其氣質不齊其動也氣或不清不能循理則其發也不中而馴至於惡自其初動而已然非厥初必善而厥流乃惡也故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誠無爲者未發也幾者動之微者也動之微也已有善惡幾乃情也意者緣情計較者也情則不得自由驀地發動意則緣是情而商量運用故朱子曰意緣有是情而後用近世儒者多曰情無不善而意有善惡此徒知有本然之性情而不知有兼氣之性情也徒知意之名而不知意之實也余故曰心之初動者爲情緣是情而商量者爲意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人心道心通情意而言者也人莫不有性亦莫不有形此心之知覺旁由形之寒煖飢飽勞佚好惡而發則謂之人心初非不善而易流於人欲故曰危直由性之仁義禮智而發則謂之道心此則既無不善務在擴而大之也只是精微難見故曰微所爲而發者有二名而其知覺則一也故曰人心道心非二心也人心道心既非二心則四端七情亦非二情也情之摠名曰七情而揀擇其善情曰四端也朱子發於理發於氣云者只是指四端之主理七情之兼言

氣耳傳錄未必無誤若必以七情四端分二邊則人性之本然與氣質亦分爲二性矣安有是理乎天理者無爲也必乘氣機而乃動氣不動而理動者萬無其理性之乘氣而動者乃爲情則離氣求情豈不謬乎然則以情爲理者可見其非矣若曰理在於情則可也溫和慈愛者情也所以溫和慈愛者理也是乃仁也若便以溫和慈愛爲理則是不知道器之分也理之未發也渾然全具則仁之體也理之旣發也此心溫和慈愛而理亦寓焉理之在溫和慈愛者乃理之用也非溫和慈愛便是理也理之渾然而不可名狀者則所以然者也理之發用而在於溫和慈愛者則所當然者也天之元亨利貞是人之仁義禮智也春夏秋冬之溫暖凉冷者猶人之慈愛恭敬斷制分別者也今若以溫暖凉冷爲元亨利貞則非知道者也豈可以慈愛恭敬斷制分別直謂之理乎此處極精微恐難草草思繹而便曉也

與崔時中 雲遇○丁卯

春寒甚嚴雅履何如戀想日切頃者因便上鄙復未諳下照否珥汨沒世故未遑窮格上功夫將未免爲聖門之罪人可愧可愧大抵吾東方學者之病正坐於不窮其理而務以禮法自守繩趨尺步但制其外只守此爲持身之法而不致力於窮理則何以見其

實理之本乎此所以終不能有所見也珥以是告于成君浩原浩原便欵服今又以聞於左右者實所以告浩原之心也蓋於事物之理眞知其實如知飮食衣服之切於身而不可廢焉則雖欲已得乎左右更加致力焉珥受氣輕薄持心淺露與人居多露圭角以是取笑於人如兄之寬裕渾厚窺其外而無甚異於人人誰笑之處世之難難於泰山須衣錦尙褧可以免矣退溪之言諄諄於韜晦二字伏惟左右識之

答崔時中 癸未

千里相思忽承情翰三復感慰無以言喩珥濫荷天恩復叨重任將必僨事其憫可言造船運米鈔兵等事出於不得已且有不善區處之事令民力大傷恨歎不已柰如之何從今可爲善後之計耳合幷州縣事恐尊見有未然者若以大和合于平昌則誠爲有弊矣若平昌旌善之合則非移其民也只去其邑宰而已於民甚便而乃有移民之說傳者誤矣但先改貢案然後可以合縣不然則無什倍之利矣如珥孤立者願得尊兄在京有所挾助而小官孤冷不能致尊駕深嘆 大和江陵屬縣

與朴舜卿 汝龍 金子張 振綱 ○辛巳

別後未聞消息戀仰戀仰新歲想惟學履神相進德日就珥謝 恩之日卽承引見 天語溫諄竊覵

天心似異於前或有萬一之望故爲姑留之計家屬不可置之遠處故來月十三日欲率來人馬出處罔由其悶可言乞須僉圖于諸友及鄕中諸相識有力處假碧瀾渡借以人馬俾得上來切仰切仰珥之行止久速不可預料如此騷擾甚非所安而事勢適然奈何精舍立廟則當待珥下去矣其材須善藏而租奈則斂散生殖爲他日之用亦望石潭農庄諸事迭無獨守願入思議看護一別恐作隔年悵惘但珥豈能久於立朝乎未前惟冀勉修德業以副鄙誠

與精舍諸生 辛巳

春暄海曲僉學履安穩否日用間作何功夫頻頻聚會講學否隨俗應接能無怠惰否學問之功只在存心不苟應事以正而已此心誠實在義理上則終日應俗而能不失其正此心不誠若存若亡則雖終日正坐讀書亦無所益切冀僉賢竪立此心恒在誠實之域以爲講明事理之根本耳勉旃勉旃後日相見使鄙人刮目則其幸可言珥一番勞動便得重疾沈眩日甚臥吟旅榻家屬已來不可決歸可嘆

答李潑 庚辰

半歲相望未聞消息深用戀想時復成勞獲承六月十六日手札感幸無比三復之餘繼以憮然失望也鄙人曾不見棄於高明相與講論時務者要在和平

亦字上下疑有誤

鎭定而今日時論日峻更無和平之望意謂此論必
非君意故鄙疏中所謂深慮遠識者正指君輩二三
人也今者君意亦過激之論相與滾合則更何言哉
大抵近日士夫之所爭至於擧國騷動而極其要歸
則不過金優沈劣而已君試思之自古及今安有以
一二人之優劣擧士林而血戰者乎此不可使聞於
天下後世也金優沈劣珥固知之一言而決矣何待
多費辭說乎惟曰東是西非故人心不平而議論終
未歸一也何以言之沈固不及於金矣若以結釁一
事言之沈未必非金未必是也沈之當初過金之進
取者非有私嫌也只是見不明此何尤哉金之詆沈



雖不可謂有私心而旁觀者因此交構兩間則此豈
獨沈之過乎珥之上疏非採取道路之言也只見憲
府之疏而發耳年前倚樓之被劾也此眞公論而旁
觀者尙疑其有妨於調劑繼發三尹之劾則人心始
不服而顯以傾軋目之只是年少士類相從自爲一
論而他人畏縮不敢斥言故士類不知人心之不服
而自恃以爲公論耳意謂止於此而今者又無故而
顯斥沈爲小人西人爲邪黨則一節深於一節眞是
捉人底手段也安可諱也沈雖不可惜西人皆不可
惜乎此果君輩之本意乎如其本意則與珥相講論
者皆面從也無乃未安乎如非本意則君在玉堂方

主清論當上劄明其不然而劾遞憲府則人心帖然信服矣更有何事乎今乃深讚其忠而又略言其過當則未知以憲府之論爲是耶爲非耶頃者有人言玉堂疏乃出於君之手余甚疑之以爲君之平昔所懷斷不如此恐是妄傳今承來示尤失所望矣人臣告君當不計禍福而一以誠實可也曾見疏中論沈金結釁之事以爲在於金作銓郞之後又以乙亥搖動大臣之謗爲出於沈尹之造言此果是君之所見乎沈與金之相失實以過金銓薦故也果在作銓郞之後乎搖動之謗則其時吾輩疑之耳沈尹何與焉君不記憶乎君與士強來珥寓舍相對疑嘆恐是不吉之人而厥後細聞其實然後乃解其疑此時君與我果聞沈尹之言乎又以爲是仁伯者雖流俗皆公心是方叔者雖士類皆私心此果是誠實無妄之言乎仁伯珥初不細知而漸觀其所爲漸聞於可信之人今則始知其可用矣沈則本與之相知只是外戚之稍優者雖無此人無損於時旣與士類相失雖不用可也但不可謂之小人耳珥意如此珥非不右金也但恨君告 君上不以實也無乃害於心術乎來示以鄙疏一半說話發於忿懟云云此恐不然辨論之文主於明確反覆抑揚故平心者觀之則以爲明辨一偏者觀之則以爲忿懟耳君曾見朱子章疏及

只一作亦

劾唐仲友事否朱子豈發於忿懟哉水本無聲遇巖
石礉确處則有聲此豈水之過哉避鋒鋩云云者今
者不論心之公私而一言不合則疵議橫生此非鋒
鋩而何君等不礪鋒則何不抑制礪鋒者乎強定是
非及傾軋云云者亦是眞箇如此更何分疏優劣與
是非不同今日之事當以優劣言不當以是非辨也
以彼此是非不分明故也醜詆云云者只是形迹已
著君自目覩珥果妄言乎避嫌云云者亦君察理未
精也避嫌固非君子之先務而有時不可不避故朱
子亦以爲或有當避之時矣非謂避嫌而誤國事也
仁伯之不避嫌君則以爲是矣無乃思之不審乎沈
也雖不可柄用而別無顯著之罪過若比於當今擢
用之卿大夫則有過焉無不及者他人之居要地而
不及於沈者肩相磨也而仁伯不彼之詆獨此之詆
以至起人疑而生厲階至令爲梗則未知仁伯之不
避嫌爲利於國乎爲病於國乎若使仁伯自守而士
類漸盛無分岐之患則淸論大張而沈也自不至於
用事矣豈非 國家之福乎聽言而未瑩則何不以
實事觀之乎不避嫌而病國不如避嫌之爲愈也且
稱後云云之說只爲沈不可柄用而已非謂錮其身
而不敍也無乃覽疏不詳乎鄙意外戚必生禍階故
莫如不用之爲得也鄙疏深欲兩全士類以安朝廷

本非騷擾之計而只是一偏者恐其軋己故自生騷
擾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
明恕己則昏年前季涵偏執主西之見反疑鄙人珥
與君緩頰苦口極力挽回此時君以季涵爲何如哉
今日君之主東亦無異季涵之主西何不以責季涵
者反而自責乎乙亥西人之失在於舉措失當今日
時輩之舉措果勝於乙亥乎盡斥西人以邪黨何如
乙亥之獨劾公著乎西人之賢者皆不擬於淸望何
如乙亥之獨不以重叔薦銓郎乎乙亥倚樓之受賞
誠不厭衆心今日則趨時附勢攘臂大言自明得志
者又未知幾倚樓乎人心之危懼有識之憂歎甚於

乙亥而方且嘵嘵然向人爭辨曰東是西非此言只
是同類求進取者信之耳他人誰則信之乎若使今
日處事得中則孰不曰東是西非乎今者旣效其尤
而且自是如此則名爲君子者雖冥行倒施亦不害
其爲君子乎大抵君子不以言取人亦不以言廢人
然後乃 缺 人今日之取士不問人物本品之如何而
只以議論之同異定取捨故新論百出怪鬼馳騁彼
輩何知曾見倚樓之受賞亦欲做好官耳君歷覽古
今安有君子得志淸論方行而壞弄國事如今日者
乎朝廷之上識見爲先識見不明雖賢不濟事許魯
齋有言曰仁慈禮讓孝悌忠信而亡國敗家者皆是

也耳嘗以爲過言今始驗之古人之言不可輕也今日之事辨之亦不難天下之事莫不有當然之理今日事理之當然者若不在於和平則必在於排斥和平排斥之不可並行猶笑與哭之不可並發也鄙論主於和平憲府之疏主於排斥此是則彼非今者君輩所見則旣以排斥爲公論而又欲和平進退無據不成模樣若使胸中明白瑩澈則此等鶻突議見論何從而出乎若欲和平則金沈區區是非之辨有何大關乎置而勿問只觀其優劣而用捨可也若欲排斥則亦當明正其罪何故口談和平而心主排斥乎此猶扼其亢批其頰而求與之相歡也安得名正言順而事成乎今日之事百爾思之終無善後之策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竊念仁伯開明今經變故所見必進若使主論則必不至如今日之潰裂也景涵平日讀書欲做何等事業而今日立朝費盡機關只得成就扶東抑西而已乎儒者之行道果止於此乎今日若於死中求生則當主論曰沈也雖無形現之過旣是外戚又與士類相失此當只保爵祿而不可更居要地也三尹自作不靖大忤士類此亦不可更參淸選也其餘西人隨才授職少無猜防而東人之議論過峻者裁而抑之若其乘時附會者斥而外之如是秉心公明日久月深則或有好消息矣但恐無人

辦得此事肅夫爲久住之計否君與肅夫而見同心協力則或可匡救但聞而見之意則同於過激者云若然則非所望也未知果然否但念肅夫欲全出處之義則難於挽留是可憂也若君與而見則處事失中已不免虎兕出柙之責須勉留收殺時事不使吾輩至於過嶺亦一道也但恐時論更進一格則君輩亦將爲祭後之芻狗自不得立脚矣嗚呼苦哉嗚呼苦哉吾人所爭者義理耳珥實無一毫偏私忿懥之心但鄙性弛緩本於禍福無心理若不屈則假使鐵輪旋于頂上珥不少搖況擧世醜詆何足以動吾一毫哉如其理屈則雖三尺童子使之泥首負荊亦甘心不辭君須與肅夫將此書商量指示謬誤使珥曉然自知理屈則珥當卽改所見矣如以鄙見爲不悖則亦望反而思之也習之雖不可參此議論亦可共辨是非也昔者尹士深詆孟子意若不回及聞孟子之言乃自服罪曰士誠小人也珥每愛此氣象今之君子若尹士者甚鮮可歎珥更有一紙送于浩原處可推見而參證也若答鄙書則可送于李別坐宜仲處使之傳也

答李潑

久絕金玉之音倏焉歲阻向戀方積謹承情翰詞旨懇切累千百言皆吐肝膈之要珥誠感動披閱不能

離手苟非相愛之至相信之篤何以至此且審擔當國事一意調劑士林之協當有期日尤爲欣幸無以言喩若其是非之辨云云者只是珥與賢兄看沈某有深淺固難相合珥亦不敢自以爲必是也兄亦更思不置何如第兄之議議其心也鄙人之論論其迹也觀人當以其心賞罰當以其迹若不論其迹只賞罰之以心則人心不可服也此堯所以不誅四凶者也今者沈某之心兄看固深矣珥亦不敢保其後患也棄之何惜只是迹無顯然罪過而遽加攻擊連累西邊善士棄之不惜而其推尊柄用者皆流俗鄙夫多出沈某之下舉錯如是則人心安得以帖服國言安得以寧息乎此珥之所深憂也且有一說足以盡袪羣惑兄幸虛心聽之何如沈也是外戚之稍出頭角者耳固不足道也金也亦是輕量淺器學術亦短只可置之士類中耳非可作儒林宗匠者也此人是非曷足爲時運盛衰哉二人是非之辨不係於治亂而反以辨是非之故壞人材傷　國脈舉世滔滔莫覺其然此眞兒童之見也若使具眼長者見之則未滿一笑矣乙亥年間西人攘臂以爲是非不可不定珥甚笑之而不至於駭嘆者以西人雖有善士皆非學問之士其識見之不明不足深怪而且如思菴重晦輩則皆同珥竊笑故珥不至於駭嘆也至於去年

是非之辨則雖如賢兄者亦明目張膽必欲辨之則珥望失矣安得不深嗟永嘆乎鄙意二人雖有是非其辨不關而以辨之之故反致騷擾莫如不辨而調劑士類激濁揚清之爲得也今者分辨其淡墨者而去之乃取其深墨者而用之此是何等義理識見乎昔者齊景公欲用孔子而晏平仲止之平仲非嫉聖者只是見不明耳夫平仲不知聖人而尙不失爲賢大夫則今日之不知仁伯者何必皆是可棄之人乎且流俗老宰前日不得於西人而今日得志方欲貢忠於東則其以調劑爲非者理勢然也此等乃發蒙振落者時移勢去則又將斥東人矣何足恃哉且角立之說兄疑珥可與沈尹害士林也兄之觀我無乃太薄乎珥從前孤立不得於西不得於東者良以欲調和兩間以靖朝廷耳若使附西而攻東則寧附東而攻西也與其後日黨沈尹失清名而得美仕曷不於今日附賢兄而清名美仕兩得之乎且兄既以害士林疑珥則死生亦不足恤何必欲救於今日乎語序甚不倫故疑兄之作戲語也今曰非出於戲則惻悚至矣是珥無狀自取輕於賢兄當自反而加省耳且兄疑珥獨易於兄而不戒西人此則不然珥先告兄之語西人不聞也其戒西人之語兄豈聞之乎大抵止人之鬪當止其勝者若不勝者則方願解鬪寧

有不聽之理乎乙亥西人少勝東人少敗故其時珥只向西人爭辨寧有勗厲東人之說乎今則西人一敗塗地而東人方勝則安得不向東人爭辨乎雖然西人亦多錯料者故有時相告戒則莫不信聽至於沈某亦曰士類若只排吾與三尹而其餘西邊善士皆通用無礙則人心必服云沈言倘如此則况他人之言乎今日調劑之責在東人矣若其後日飜覆則亦安能逆料乎大抵君子之道寧人負我無我負人逆料飜覆而先失舉錯已不是矣况事變無窮安知季孫之憂不在顓臾哉明者加察幸甚而見南歸肅夫又決退則時事誠可憂也但而見之退似於分義爲欠兄不可勸留乎兄旣當事雖衆賢皆退當獨任其責得罪而乃去可也如珥忍飢一壑更無當世之念只願兄輩得調劑之策以救岌岌之勢耳下惠臘劑深感深感承晤無期臨紙惘惘伏惟爲時益珍

答或人

仁是溫和慈愛底道理是一味慈愛故屬於父子爲義是斷制裁割底道理便有分別取捨有長短高低廣狹之不同故謂之事之宜者而屬於君臣長幼爲敬長之本始於敬兄故義之實從兄是也君臣長幼之間有許多節目君有可事可去之義長有肅敬斯須敬之義不可枚舉而其實不過行吾敬故義主於

敬也由仁而推則親親仁民愛物而博施濟衆矣由義而推則時行時止賞善罰惡而制度成萬事理矣禮所以節文斯二者也智所以知斯二者也孟子之說以智先於禮者欲以禮與樂並稱故也樂是禮之用而君子之德非樂不成必以禮樂並稱而著其效然後乃可形容自得之樂故擧樂以終焉

與或人

今俗以合巹之牀送于壻家舅姑之前出於常俗苟且之習非禮之正也在禮經則唯冢婦得行饋食于舅姑皆設新饌以申供養之義而介婦以下不敢設焉況乎徹壻婦既餕之餘以進之舅姑豈非悖理之甚乎然時俗只得行乎壻之父母其餘諸親何敢當其禮乎姜生父母既沒惟此俗禮行之無所殊可悲感者也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二